

新疆徒步 2400 里

黃新心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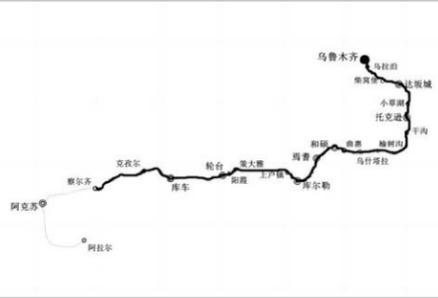
連載(六)



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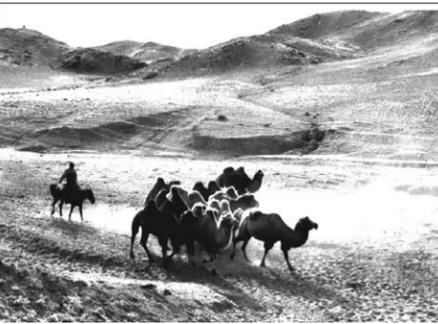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內地上世紀一段青春萌動的紀錄
特定時期課題研究可參考的文學信史

第十六章 東邊日出西邊雨



吃過早餐,長徵隊準備離開庫車,朝阿克蘇方向進發。路上要帶的乾糧昨晚晚上都準備好了,是油炸的面片。忽然間,商運站的職工同志們圍上前來,要我們別走,要求我們留下來幫助他們。

這可出了道難題呀!工人同志們熱情這么高的,確是誠心誠意,怎能一口拒絕?戰友們有的去意已定,也不能勉為其難。好在排里一向民主意識強,於是尊重個人意願,各人自主決定。結果一分为二,走或留人數大體相當。走的以女生為主,留的男生佔多數。



牧場駱駝

當晚,留下的隊員與工人同志們開了個會,我們給他們送了我們自己油印的《毛主席語錄》,雙方交談得很晚才入睡。

第二天清晨五點半,我們聽到屋外有響動,開始不知道是干什么,後來才得知是司機們在“烤車”。那個年代,國內汽車發動機都是採用化油器技術。因為北方地區冬季氣溫低,車子必須預熱,要不根本無法上路行駛。我們儘管倦意很大,但想到第一炮要打響,於是趕緊起床,幫司機們搭把手,干些挑水之類的活。

中午,我們留下來的人分成了三個組,小兔子等三名女生各到一個組,分組跟工人們一道行動。晚上則一起參加他們的大會。

後來,聽說步行的戰友們一路上也很順利。有一天,得知宿營地附近有個牧場,第二天特意去看了看。去時正好是喂駱駝,只見飼養員在一個臉盆里攪和着什麼,然後捏成一個個小皮球大小的糰子。駱駝聽到召喚,很聽話地跪下前腿,低着頭。飼養員就往它嘴里塞糰子,塞進去一個它就仰頭吞吃一個,很有趣。

生性好動的“爛鼻子”伸手朝一只駱駝背上用力拍打了一下,沒料到駱駝突然轉過頭來朝他打了個噴嚏。霎那間,兩股沙流不偏不倚,全噴在了“爛鼻子”臉上。他猝不及防,連滾帶爬地逃到旁邊,一邊揉眼睛一邊喘大氣,逗得大家哈哈直笑。

牧場建在河邊,河寬二十來米,水流緩慢。飼養員說,駱駝的飲水量相當大,飲水速度也相當快,一分鐘之內能飲水 10 到 20 升。但是駱駝對各種植物卻只採食一小部分,即使在植被極差的地區,也從不吃光所有的牧草。

當聽到戰友轉述這幾句話時,我不禁有些動容。這一路上,我們見得最多的就是駱駝。每到一個道班,總能看到駱駝在塵土飛揚的砂礫路面上,邁着均勻的步伐拉着刮路板護路。駱駝伴着孤影,無言地行走,刮路板刮過之處路面平整,而駱駝和道班工人渾身上下全是土。有時候路過道班已近黃昏,也總能看到道班工人拿把掃帚在為駱駝全身上下掃除塵土,駱駝則靜靜地臥在地上,慢慢咀嚼着草料。

駱駝被譽為“沙漠之舟”。它性情溫和,負重無怨,面對前路艱辛總是不知疲倦。我想,我們長徵隊幾乎天天能見到駱駝,無形之中已經自覺或

不自覺地將它們視為榜樣,激勵自己,一路前行。商運站可不像牧場那樣充滿詩情畫意。工人同志們夜以繼日連軸轉:白天“促生產”,晚上“抓革命”,革命生產兩不誤。而我們呢,也按照“長徵是宣言書,長徵是宣傳隊,長徵是播種機”的說法,積極熱情地幫他們做宣傳。

這些日子,工人們對我們很照顧,將 6 毛錢一天的伙食費補助到 8 毛錢一天。伙食很好,鋪蓋也熱乎。有一天,我脫掉棉衣稱體重,竟然達到了 120 斤!

站在一旁的“老中醫”唐建國很有感慨地說:“有的人吃了睡,睡了吃,長一身的膘,我們是吃了走,走了吃,長一身的勁。你看你,到新疆來以後,飽飯隨便吃,牛羊肉沒斷欠,長得比我還高些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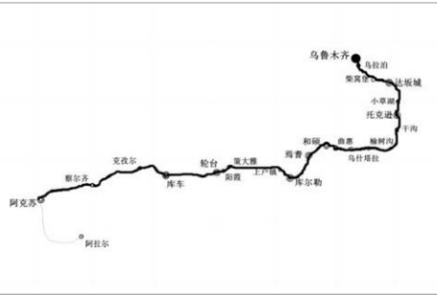
我高興地說:“到農一師報名參加兵團,估計應該身體會合格。”

唐建國說:“那完全沒問題。你和彭龍正都會過關。我這雙平腳板,只怕又會被抓住做文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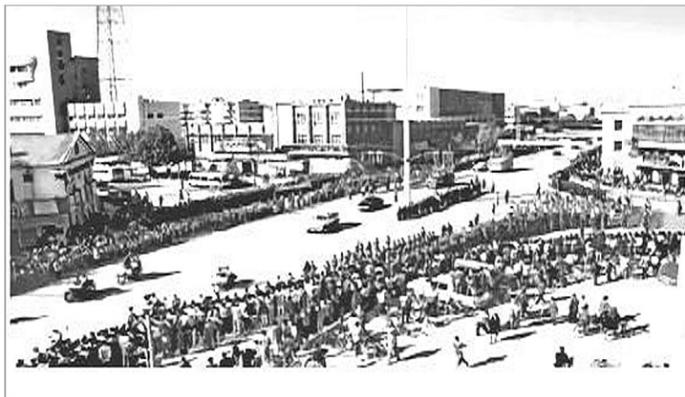
我說:“放心。到時候,我們還是照樣出面幫你打圓場。”

唐建國笑着連連點頭。

第十七章 船到碼頭車到站



1967年1月31號,“五湖四海勞動大軍長征隊”林二排的紅旗終於挺進到了阿克蘇。



阿克蘇市大十字

阿克蘇,維吾爾語意為“白水城”,地處烏魯木齊與喀什之間,區位優勢明顯,水能資源豐富,是“中國棉都”“瓜果之鄉”。

有好幾支長征隊相繼到了這里,都很高興:“終於有好飯吃了!”這一路上,我們的主食多是麵食、乾糧,很少吃到大米。而阿克蘇的大米堪稱一絕,有“一地開花香滿坡,一家做飯四鄰香”的贊譽,連歌里都唱到“阿克蘇的大米白油油,做成了抓飯香又香”。

特別是,這里的大米熬出來的粥,冷卻後上面會浮一層像油一樣的濃稠米水,當地稱為“米油”,我們湖南叫做“米湯”。不光好喝,還有補中益氣、健脾和胃的功效。所以吃飯的時候會發現,大家都首先排隊舀粥。

這天晚上睡得很香!每個人都一人一床扎紮實實地睡了個安穩覺。這一路走來,除了到市、縣休整,基本上每晚都是打地鋪,大多數地方還算過得去。遇上條件不好的,只能在鋪着一層薄薄麥草的地上對付一夜,硌得腰背生疼。有時候分散在老鄉家里借宿,上半晚還暖和,下半晚卻涼嗖嗖的。有的道班房住地狹小,只能男女擠一屋,中間隔條窄窄的“楚河漢界”。不過,即使再艱苦的條件,來自四面八方的隊友們卻沒有怨言,相互之間親如兄弟姐妹。有一晚,宋光屏和裘真理悄悄攪開“河”那邊側臥者何人。黑暗中,小男生壓低嗓門說了句“兩位姐姐,阿拉蘇州人。”便不再吱聲。第二天早晨一看,竟是西安的胡立武!一時在排里傳為笑談。

相比睡覺,還有一個令人尷尬而又不太好說的小事,那就是“內急”。在一望無際的戈壁灘上,毫無遮攔,怎麼辦?只能故意“掉隊”到隊伍的最後面,且又確定不被前面的人回頭看見,然後私下迅速解決。可是天冷地凍,完事之後往往兩手僵硬,以至扣不上褲扣,系不上腰帶,平日看似簡單的動作要暖暖手才能完成。接下來,還得奮力向前,追趕上走遠了的隊伍。

再有,要是冰天雪地,腳凍裂了,出了血又結冰,冰碴子紮進肉里那個疼啊,鑽心!

現在好了,船到碼頭車到站,再無須多慮了。

一覺醒來,李育咸從指揮部收到了媽媽從西安發來的三封電報。前天上午一封“速歸”,下午一封“速歸”,昨天一早又一封“急速歸”。李育咸一下懵了,這是咋回事呀?家里沒出什麼事吧?他靜下心來琢磨了好一陣,估計媽媽一定是聽說了自己班里的同學們已經都回到學校了,而他和胡立武兩人外出快兩個月了還沒回家。眼看就“立春”了,沒幾天就要過春節了,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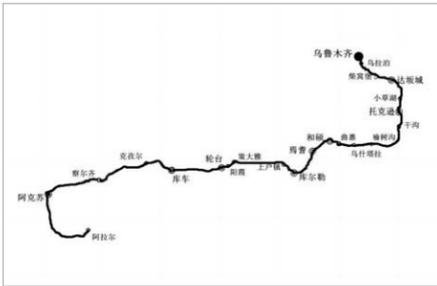
趕緊回家團聚呀,才這樣着急地催促他回家。

無獨有偶,我們也收到了班上同學從長沙發來的電報。從我們三人的名字(龍正、建國、新心)當中各取一字,組成收報人“龍建新”。電文是:“兄將病變,危,速歸”,隱含暗喻。看來,同學們也是在為我們的安危擔心。

緊接着,“五湖四海勞動大軍長征隊指揮部”也傳來通知,各個長征隊到達阿克蘇以後,由指揮部統一組織赴塔里木農墾大學參觀,然後儘快離開,返回烏魯木齊。按上級指示,塔里木農墾大學自即日起,停止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。

這突如其來的消息,讓我們感到難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。兩個月之前萌發的美麗夢想,猶如一只騰空的氣球,一路上沐風栉雨,跌宕起伏,始終不渝地朝着既定的目標前行,眼看離勝利的彼岸僅有一步之遙,卻在瞬間之間被戳破而化為泡影。有“地利”,有“人和”,獨缺“天時”啊!

第十八章 塔河側畔念胡楊



2月2號下午,指揮部安排車輛拉我們到250里外的阿拉爾,參觀塔里木農墾大學。這可是我們這次長征的終點啊!

塔里木農墾大學,是1958年10月15日在塔里木河畔應運而生的,原名“塔里木河農墾塔里木河農墾大學,簡稱“塔河農墾大學”。建校之初只有19名教師,500多名學生。全體師生員工,“天當房,地當床,田野當



五湖四海赴塔長征隊林二排新疆阿克蘇留念,1967年2月18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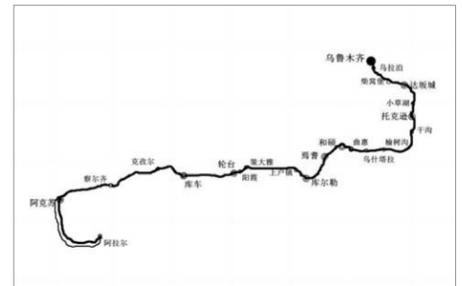
赴塔部分戰友集體照從左至右
前排:張鐵軍、李麗娟、呂新釵、費彬彬、魏相民、宋光屏、裘真理
後排:胡立武、李育咸、寧順、張丕雲、莊淦、王靜、張思楠、梁英

手捧着珍貴的紀念冊,每個人的心里都美滋滋的。一項光榮而又重要的使命終於完成了!這2400里,是我們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!儘管沒有什麼風險、磨難、挫折,但畢竟還是有過頂風冒雪、翻山越嶺、趟水踏冰的艱辛,付出了自己的信念、意志、勇氣和堅持不懈的努力。

滿滿的成就感滋潤着年輕的心。大家情不自禁地手挽手、肩並肩,來到學校後面的塔里木河畔。寒冬中的河水已經結冰封凍,冰河上來來往往着大卡車,很遠處隱約可見白茫茫的一片,好似千樹萬樹梨花開,想必那就是銀裝素裹的胡楊林。沿河邊不遠處豎着一堆堆的玉米秆,衆人情不自禁地跑上前玩起捉迷藏的遊戲。唱啊,跳啊,喊呀,叫呀,盡情地宣洩着……

就在當天,1967年2月3日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出通知,要求所有外出步行串聯的師生立即回到本地和校區,長途步行串聯全國都停止。

第十九章 早市巴扎迷人眼



從塔里木農墾大學回到阿克蘇,已經臨近春節,指揮部要排里派幾名隊員去協助當“市場管理員”,主要任務是查處欺詐行爲,調解交易糾紛,管理好市場秩序和衛生。市場負責人安排我們,近幾日去早市,改天再去“巴扎”。

阿克蘇與北京時差兩個小時,早晨的太陽得九點才升起。但八點不到早市就開張了,我們一早戴着用維漢兩種文字標明的管委會紅袖章到了那兒。早市的商品主要是羊肉、蔬菜、水果。維吾爾族信仰伊斯蘭教,最愛吃羊肉。這里是“水果之鄉”,攤位上蘋果、葡萄、紅棗、核桃、香梨都有,不光品種多樣,而且價格便宜。蔬菜大部分都是本地農民自產的,新鮮又乾淨。因此,交易中很少討價還價,我們轉來轉去沒遇上什麼糾紛。接下期



抵達終點